

安伟邦文集

ANWEI  
BANG  
WENJI



[日] 安房直子 ◎ 著  
安伟邦 ◎ 译

# 狐狸的窗户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安伟邦文集

# 狐狸的窗户

[日]安房直子 著 安伟邦 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狐狸的窗户 / (日)安房直子著;安伟邦译. — 石家庄:  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1

(安伟邦文集)

ISBN 978-7-5376-4601-7

I. ①狐... II. ①安... ②安... III. ①世界文学 — 儿童  
文学 — 作品综合集 IV. ①I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1030号

安伟邦文集

## 狐狸的窗户

[日]安房直子 著 安伟邦 译

---

责任编辑:孟玉梅 郭荣敏 翁永良

美术编辑:黄志凯

---

出版: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
发行:新华书店

印刷:

开本:889×1194 1/32

印张:7.5

版次:2013年2月第1版

印次: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376-4601-7

定价:17.00元

# 怀念安伟邦先生

——《安伟邦文集》序

金 波

安伟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。这二十多年，我们都在忙，忙得忘记了许多事情，忘记了许多朋友，但是，安伟邦先生却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记忆中。每当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他来。书本常常促进着人与人的亲密关系。书里的字字句句都有生命，这生命又会联系着另一个生命。我们从安伟邦先生的著译中感受着他的生命，可以凝视，可以谛听，可以和他交谈。

—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在北京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，有安伟邦先生最早工作的一所小学，那是他文学创作起步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过着简朴而丰富的生活。他很习惯学校里的铃声、书声和笑声。

当一天结束了，学校复归于宁静，安伟邦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。在今天看来，他的创作选择了幼儿文学，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起步。我们没有就这一话题交流过，但他从一开始，就以一种专注的精神，在幼儿的心灵世界里寻绎思考。他敏于观察，勤于积累。在那一段教学生涯中，他始终关注着孩子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这一坚实的准备工作，正是每一个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。那时候，他常常去低年级班听课，观察和了解这一年龄段孩子的生活。他坐在教室的最后面，像个孩子一样，聚精会神，又充满好奇心。他把他观察到的，思考过的，一一展现在他的作品中。他的作品绝无泛泛空谈，他独擅的艺术魅力就是具体而细微地表现孩子最本质的品格。

他的创作是精雕细刻、精益求精的。一篇二三百字的小故事，每每花去他许多的晨昏和夜晚。一篇初稿完成，他要数次修改，字斟句酌。他那篇发表在《小朋友》上的故事《圈儿圈儿圈儿》，发表后的许多年间，当年的小读者也不曾忘记。二十年后，这篇故事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。

在六十年代的那段不长的时间里，仅在《小朋友》杂志上，他就陆续发表了《王三虎》《小队光荣簿》《新的头发夹子》等作品。他的作品得到了小朋友的喜爱，受到大读者的赞扬。著名儿童文学家、

当时《小朋友》杂志的主编圣野先生，曾这样评述安伟邦的幼儿文学创作，他说：“我以为，《圈儿圈儿圈儿》的发表，是低年级文学告别了它的幼稚阶段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。安伟邦在六十年代以大成作为他的人物的主角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故事，语言朴实无华，情节委婉生动，像一幅幅用白描手法画的钢笔画，于平淡的叙述中透露着一点作家的机智。”这一评述很实在、很中肯。安伟邦的幼儿文学创作在那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，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我看来，安伟邦的儿童文学创作，属于简约质实的那一种，紧凑坚致，质胜于文。他的创作一直遵守着以实地观察为依据，因此不空泛，不浮华，有质地，耐品读。他的叙事，有主有从，写人鲜明醒目，重视作品的教育作用，却又能做到隐而不彰。他的创作，重客观而不务玄想：不求表面意思的热闹，而是在平淡中具有一种绵长的隐秘力量。语言质朴无华，常以短句子书写，朗朗上口，便于听，便于记。就像山野的小花，不假脂粉而增添颜色。这种笔力所唤起的印象是恒久的美质。直到今天，我读安伟邦的这些故事，仍然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我看见一个儿童文学中的老人，处境安详，对于一切杂沓的声音，不知不识。他像一个乡间的农民，面对着他那一片不算丰腴的土地，也能平静地耕耘。他留下的小花，带给我们的却是春天的感觉。

他是为春天而写作的人。

## 二

在我的印象中，安伟邦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翻译工作的。从那时起，他不时会送给朋友们一些他的译作。大家收到这些装帧设计简朴的小书，无不感到惊喜。因为在他创作幼儿文学作品日见稀少的时候，却看见了他连续不断地译介给我们的这些域外的文学作品。

他曾经翻译过一些安房直子的童话。那时候，大家对这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还不那么熟悉，一经阅读，便喜欢上了她和她的作品。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，就像在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口，看到了窗外的远山，一片蓝色的桔梗花，一片雪后的月光，那些亦真亦幻的奇妙故事，让我们感动。内心仿佛感受到了宁静、抚慰，还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忧伤。我常常像坐拥着秋阳，或伴着祛寒的炉火，内心感到温暖。

他还译了大量的日本作家椋鸠十的动物小说。他译得很系统，很平静，一本一本地翻译，一本一本地出版，大家读后仍有许多期望。从安伟邦的译作里，我们又认识了日本这位动物小说开山鼻祖的经典



之作。书中一以贯之的是儿童的视角，表现了人与动物的亲密感情，充盈着向善的追求。

我没问过安伟邦为什么选择了安房直子和棕鸠十的作品，但阅读他的这些译作时，我感受到了译者内心世界的状态：他在做了一天的编辑工作以后，守着一盏孤灯，进入了另一种文学的情境，远离了尘世的喧闹，没有龃龉，没有抵牾，他的心里充满了温情。他一直关注着书中人物的命运，感受着安房直子的清愁和感伤，感受着棕鸠十的温暖与和谐，感受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乐趣，感受着让更多读者读到经典的那种喜悦。

他做的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的工作，他一面翻译，一面思考，思考着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的发展。他在安房直子《谁也看不见的阳台》一书的前面，曾有一段关于童话在日本的演化发展的论述，大体的意思是：五十年代末期，日本学习欧洲，兴起了一种童话——“空想故事”（或叫“空想童话”、“幻想故事”），描写人物、描写现实和空想，以及结构都采用小说的手法。一般地说，这些奇怪的故事，大多是从现代生活中的现实出发的。现实和非现实交混在一起，别具一种风格。从安伟邦的这段简介中，我们读到了一些还比较陌生的概念，如“空想童话”、“幻想故事”，童话创作中的“小说手法”，“现实和非现实”的交织，等等，等等。这些新的提法，无疑让中国的读者和作者耳目一新，多了一种艺术上的借鉴，丰富了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手法，对日后中国“幻想文学”的发展发挥了促进的作用。

安伟邦作为一位翻译家，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，可他从不认为他的翻译是施惠于他人的工作，倒是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受惠者，让他在创作之外，开辟了另一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空间。

他蕴蓄在自己身上的力量，就在于他寄希望于孩子。

他从孩子身上发现了纯真与善良。他为孩子创作，为孩子翻译，他一生立身行事都是为了孩子。

我常常这样想，对他，天若假以年，他还可以留下更多的业绩……尽管这样，他为孩子和儿童文学已经做出的一切，仍然蕴涵着精神的高尚，以及为人称善的东西。

### 三

著名的儿童文学老作家圣野曾回忆，1980年前后，安伟邦曾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约请，在出版社的阁楼里住了一个多月，他废

寝忘食地把少儿社资料室里有关日本的幼儿文学书，全都浏览了一遍，写了一个关于日本幼儿文学当前基本情况的报告，为我们及时了解日本的出版动态提供了具体的信息。而且从那以后，他每年要给《小朋友》译介几篇日本的小童话，作为我们的借鉴。”1986年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幼儿读物研究会在石家庄开成立大会，安伟邦在会上作了一个有充分准备的发言，介绍了日本的‘画书’，非常具体地谈了绘画和文字的乳水交融相得益彰的亲密关系。”（圣野：《从〈圈儿圈儿〉谈起——沉痛悼念安伟邦同志》）

著名的幻想文学作家彭懿回忆，1987年4月的一天收到了一个寄自远方的邮件。这是一本安伟邦译的安房直子的《谁也看不见的阳台》。当他读到了其中的《狐狸的窗户》时，“有点透不过气来了”。“这本书竟会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九个月后我竟会去了日本。”“我隐隐约约地感觉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我感觉到了幻想文学对我的召唤。”（彭懿：《我为什么会留学日本》）果然，经过几年的钻研，彭懿在幻想文学领域多有建树，但那源头却是安伟邦一本小小的译作。

再看另一位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的回忆，2006年，她借到一本书。这本书“被磨损得厉害，书脊用不干胶粘着，勒口掉落了，书里面有用铅笔小心画的一个个小圆点，标记着阅读者特别感动的段落。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译者安伟邦先生的亲笔题字。”这是一本在作家手中“借来借去”的书，是安房直子的《谁也看不见的阳台》。“书中的十二个故事都像《狐狸的窗户》一样，如梦如幻，美丽至极，很难找到幻想和现实的分界线。读着这些单纯、透明的故事，仿佛自己也能变成远离尘器的美丽精灵。”（汤素兰：《借来借去的一本书》）

不必再列举更多，以上事例足以证明：安伟邦的译著给人们多么深远的影响。他一生虽也经历过许多波折，但都被他一一镇静地克服。这内心的力量，源于至诚，出于自然。坚持和追求，给了他韧性和毅力，并把它熔铸在他的作品中。他视孩子为他创作的源泉。也许基于这些经历和感受，他更加理解孩子和尊重孩子，给予他们更多的智慧的关爱。因此，他的创作和翻译有着儿童般的纯真和赤诚，并以这种纯真和赤诚服务于儿童。因此，他耐心隐忍，甘愿孤独，他已习惯于随遇而安；他甘愿吃苦，视工作为生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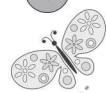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当我们阅读这套厚重的《安伟邦文集》的时候，我们更是深深地怀念安伟邦先生。

2012年冬 于北京

# 目录

狐狸的窗户·····	1
夏天的梦·····	8
一个雪夜的故事·····	21
有天窗的屋子·····	27
谁也看不见的阳台·····	34
蓝色的花·····	41
鸟·····	49
萤火虫·····	61
狐狸的晚餐会·····	65
天蓝色的摇椅·····	74
施了魔法的舌头·····	86
南岛魔法的故事·····	100
手绢上的花田·····	108
夕阳之国·····	153
“空空”的故事·····	167

1



狐狸  
的  
窗  
户







花椒子.....	176
谁也不知道的时间.....	188
响板.....	203
小小的金针.....	215
鼯鼠挖的深井.....	224



# 狐狸的窗户

忘了是哪一天，是我在山上迷路时的故事。我正要回自己的山中小屋去。在熟悉的山路上，我扛着枪，呆呆地走。对了，那时我完全是迷迷糊糊的，漫无边际地想着以前我最喜欢的那个女孩子。

拐了一个弯，突然，我觉得天空特别耀眼，就像是擦亮了蓝玻璃……这时，地面也有点淡蓝。

“咦？”

我悚然了，站在那里眨了两下眼睛。啊，那儿不是往常见惯了的杉树林，而是宽广的原野，同时，还是一片蓝色桔梗花的花田。

我屏住气息。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，怎样走错了路，才突然到这样的地方来了呢？首先，这座山上，曾经有过这样的花田吗？

（马上返回去！）

我命令自己。那景色过于美丽，使我有些害怕了。

但是，那儿吹着很好的风，桔梗花田一望无际，就这样返回去，未免太可惜了。

“只休息一小会儿吧。”

我在那里坐下来，擦着汗。

忽然，眼前一闪，有白色的东西在跑。我呼地站了起来。一排桔梗花刷刷摇动，是一个白色的动物，像皮球滚动一样地跑。

确实是白狐狸，还像是小孩子。我端起枪在后面追。



没想到，它跑得可真快，我拼命跑也追不上。“吧”给它一枪，那当然好，可我想尽量发现狐狸的窝，而且把在那儿的大狐狸杀掉。但小狐狸跑到稍高的地方，猛一下钻进花丛，消失了身影。

我目瞪口呆地站住身，像是看丢了白天的月亮。我被它巧妙地甩开了。

这时候，身后传来奇怪的声音：

“您来了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回头看去，那儿有个小小的商店，门口有块蓝字招牌，写着：“印染·桔梗店”。招牌下面，规规矩矩地站着一个腰围藏青色围裙的小店员。我马上明白了。

“哦，是刚才那小狐狸变的。”

一股好笑，从我心胸深处一个劲地往外涌。我想：哼，我装着上当，把狐狸给捉住吧。于是，我竭力陪着笑脸说：

“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会儿？”

变成店员的小狐狸眯眯一笑：

“请，请。”把我领进店内。

店里是泥土地房间，整齐地放着五把白桦木做的椅子，还有漂亮的桌子。

“这不是很好的商店吗？”

我坐在椅子上，摘下帽子。

“是，托您的福。”

狐狸恭恭敬敬地端来茶。

“这印染店，到底是染什么的？”

我半开玩笑地问。狐狸猛然从桌上拿起我的帽子：

“是，什么都能染。这样的帽子，也能染成漂亮的蓝色。”

“不像话！”

我慌忙拿回帽子。



“ 我不想戴蓝色的帽子。”

“ 是吗？那么，” 狐狸不住地打量我的穿戴，说，“ 这围巾怎么样？还有，袜子怎么样？裤子、上衣、毛衣，都能染成漂亮的蓝色。”

不过，我又想，大概人和狐狸都一样吧，狐狸一定也希望得到报酬，总之，想把我当成顾客来接待吧。

我独自点了点头。连茶都给端来了，我却什么货也不订，觉得不太合适。我想，让它染染手绢怎么样，就把手插进兜里。这时，狐狸发出异常的尖声：

“ 对了，对了，给您染手指头吧！”

“ 手指头？” 我发火了，“ 染手指头，受得了吗？”

没想到，狐狸眯眯一笑：

“ 喏，客人，染手指头，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呀！”

说罢，把自己的双手，伸展在我的眼前。

两只小小的白手，只有大拇指和食指，染得蓝蓝的。狐狸把两手靠在一起，用染蓝的四根手指头，组成菱形的窗户，然后，把窗户架在我眼上，快乐地说：

“ 喏，请您看一看吧！”

“ 嗯嗯？”

我发出不感兴趣的声音。

“ 哎，请您只看一小会儿吧。”

于是，我不情愿地往手指组成的窗户里瞧，接着，大吃一惊。

用手指头组成的小窗户里，能看到白色狐狸的身姿。那是一只美丽的狐狸妈妈，轻轻地竖着尾巴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那使人感觉到，在窗户里，紧紧嵌上了一幅狐狸的画。

“ 这、这究竟是……”

我过于吃惊，连声音也出不来了。狐狸凄然地说：



“这是我的妈妈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很早以前，‘吧——’地挨了一下。”

“‘吧——’地？是枪？”

“是，是枪。”

狐狸无力地垂下双手，低下了头。它根本没注意到暴露了自己的正身，接着说：

“尽管那样，我还是想再一次见到妈妈。我想再一次看到死去的妈妈的身影。这就叫做人情吧？”

我一边想着事情有点可悲了，一边“嗯嗯”地点头。

“后来，也是这样的秋天日子，风刷刷地吹着，桔梗花齐声说：‘染你的手指头吧，再组成窗户吧！’我就把好多桔梗花堆在一起，用花汁染了我的手指头。这么一来，瞧，喏。”

狐狸伸出双手，又组成窗户。

4 “我不再寂寞了，因为，从这窗户里，我什么时候都能看见妈妈。”

我十分感动，点了好几次头。实际上，我也是独自一人。

“我也想要这样的窗户啊！”

我发出孩子般的声音。狐狸露出高兴得受不了的样子：

“那么，马上给您染吧！请把手伸在那儿。”

我把双手放在桌子上。狐狸拿来盛着花汁的盘子和笔。接着，它用笔蘸满蓝色的水，慢慢地、仔细地给我染手指头。一会儿，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变成了桔梗色。

“哎，染好了，请赶紧组成窗户看吧！”

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，组成了菱形的窗户，然后，战战兢兢地架在眼睛上。

突然，我的小小的窗户里，映出一个少女的身影。穿着带花纹的连衣裙，戴着有飘带的帽子。那是我熟悉的面孔。





她眼睛底下，有颗黑痣。

“呀，这不是那孩子吗？”

我跳了起来。那是我从前特别喜欢，而现在绝不可能见面的少女。

“喏，染手指头，是好事吧？”

狐狸极其天真地笑了。

“啊，真是了不起！”

我想付点报酬，就去摸衣兜，但，一分钱也没有。我对狐狸说：

“不巧，我一点钱也没有。不过，要是东西，我什么都可以给，帽子，上衣，毛衣，围巾，都行。”

狐狸说：

“那，请把枪给我吧。”

“枪？那可有点……”

麻烦啦，我想。可是，一想起刚刚得到的了不起的窗户，我对枪丝毫不觉得可惜了。

“好，给你吧！”

我慷慨地把枪给了狐狸。

“承您照顾，多谢。”

狐狸连忙一鞠躬，接过枪，然后送给我一些蘑菇，作为礼物。

“请今天晚上做汤用吧！”

蘑菇早已装在塑料袋里。

我向狐狸打听回家的路。狐狸告诉我，这商店后面就是杉树林，在林中走三百来米，就到了我的小屋。我向它道过谢，照它所说，转到商店后面。一看，那儿有熟悉的杉树林。林中满洒着闪闪的秋日的阳光，又暖又静。

“嗯。”



我佩服极了。我一向以为特别熟悉的山，却居然会有这样的秘密道路，而且，还有那样美丽的花田和亲切的狐狸商店……我的心情变得十分舒畅，呜呜地哼着歌，一面走，一面又用双手组成窗户。

这一回，窗户里面下着雨。细细的雾雨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那深处，朦胧地看见了我怀恋的庭院，面对庭院，有个套廊。那下边，扔着被雨淋湿了的小孩子的长靴。

（那是我的！）

我猛然想了起来，接着，心儿扑通扑通地跳开了。我觉得，我的妈妈马上会来收拾长靴。她穿着罩衣，蒙着白毛巾。

“呀，多不好，随便乱扔！”

我甚至仿佛听见了那声音。院子里，有妈妈种的小菜园，一团青色的紫苏，也淋着雨。啊，莫不是妈妈想摘菜叶，要到院子里来吗……

6 家里有一点亮，开着电灯。混着无线电的音乐，断断续续地传来两个孩子的笑声。那是我的声音，另一个，是死了的妹妹的声音……

“呼——”我大叹了一口气，放下双手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特别悲哀了。孩子时期，我的家被火烧掉，那院子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

尽管那样，我却有了极其出色的手指头。要永远珍惜这手指头，我想着，在林中道路上走。

不料想，回到小屋，我首先干的事是什么呢？

啊，我完全无意识地洗了自己的手。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。

“不好！”当我刚想起来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蓝色立即退掉了。洗干净了的手指头，不管怎样组成菱形的窗户，里



面只能看到小屋的天花板。

那天晚上，我忘记了吃狐狸送的蘑菇，失望地垂着头。

第二天，我想再到狐狸家去，请它给染染手指头。于是，作为谢礼，我做了好多夹肉面包，到杉树林里去了。

但是，不论在杉树林里怎么走，仍然是杉树林。桔梗花田什么的，哪儿也没有。

后来，有好几天，我都在山中徘徊。只要有一点似乎是狐狸的叫声，只要森林里可能有白影子闪动，我就竖起耳朵，一动不动地向那个方向搜索。可是从那以后，我一次也没有遇到狐狸。

我不时地用手指头组成窗户看。我想，没准儿会看到什么。人们常笑我：你可真有个怪习气呀！



## 夏天的梦

“最近老闹耳鸣啊。”

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一个老人向旁边的男青年搭话。

“哦，这可不好哇。不过，是什么样的声音呢？”

男青年露出深感兴趣的目光反问。于是，老人有点得意地笑着回答：“‘唧——’地叫。好像有一只虫子藏在耳朵里，‘唧——唧——’，连续不断地叫。”

“那可不好哇。讨厌得受不了吧？”

“不过，奇怪的是，习惯了这声音，就并不那么讨厌了，不仅这样，到了晚上闭起眼睛，心情会奇异地变得舒服，好像在做着色彩鲜艳的梦……我最近终于明白了，掌管梦的器官，是在耳朵里。这是千真万确的。”

“您莫不是累了吧？”

青年用毫不在意的安慰似的口气问。老人猛地撅起嘴，说：“没有的事。”

“要不，您有什么苦恼吗，例如特别孤独等等？”

“孤独？”

老人咧开嘴笑了，接着说：

“不孤独的人，哪儿才有呢？就说您，不也多多少少有点孤独吗？”

老人探求似地瞧着对方的脸，然后，也不等回答，就嘟哝道：

“把我的耳鸣借给您一会儿也可以呀。”

说得简直像借给眼镜或自来水笔那样轻松。青年一愣，

